

## 假牙不說話

我聽著祖母的聲音長大，卻學不會祖母對世界的詩意表達。後來她不和任何人說話了，只是笑著示意我，讓我自己去尋找對世界表達的方法。

這條長街，熙來攘往，蹙然不絕。整條街的兩側開滿了不同的口腔醫院，外觀一致，排列整齊。長街中間道路平直兩側對稱凸起，我騎著小馬駒，在這條長得像馬鞍的長街上找牙醫。

廣播循環播放：「在這裡，香火將一直延續，口腔醫院 24 小時營業。禁止喧嘩，一顆牙齒換一句話。禁止緘默，科學拔牙，適度表達。注意注意，保持秩序，無牙不說話。」

我在這街上看到不少人，慈眉善目又各懷鬼胎。有的時候忽然野豬對壘，彼此仇恨，無所不用其極想一探對方之口，看對方嘴裡還殘存多少顆牙齒。有的時候互相點頭致意，看誰會先露出不完整的微笑。他們彼此陌生，彼此小心翼翼，但都像我一樣，耳朵上總是掛著雀躍的表情，期待著下一秒有人講話，既做個沉默的聽眾，也做個深藏不露的說者。明明都步履緩慢，但都堅定地懷著關於牙齒的黃粱美夢，各自朝著不同的口腔醫院奔波。

我沒有任何時刻比這一刻更期待找到牙醫。

我的小馬駒真是聰明，跟著前一個人的左腳踏出右蹄。我們非常激動，此時一個中年男人忽然出現在我們面前，他的嘴角還有沒來得及擦乾的血跡，他張大自己的嘴親吻我的小馬駒，我面色漲紅，正要拿出我的皮鞭抽打他時，卻清楚地看到他的嘴裡黑白分明，他那特立獨行的右門牙，大概剛剛才成功排擠掉左門牙。我強烈地預感到，我即將第一次聽到一個美少年的歡迎致辭，他多麼深情地在和我的小馬駒擁吻。他的嘴唇好像彎成了清風明月的樣子，我無比期待。

「你好，小傻瓜。」

他忽然兇狠地對我咆哮。這真是個率性正直的人呀！用一顆牙齒換一句對我的熱情歡迎。雖然他污染了我小馬駒的嘴唇，但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迫切的要找到一個牙醫，我也想向這個小傻瓜問好。

我轉身疾步走進右邊的口腔醫院，裡面塞滿了亟待拔牙的人，我利用矮小身高的優勢，在他們之間扭來扭去地穿梭，很快擠到了最裡面，一張白色的實心桌子正好沒過我的頭頂。我聽到斧頭時斷時續的哐哐聲響，看到一個人正費力向前弓著腰，帶著血腥味的唾液伴隨著一次次聲響，均勻地灑落在我的頭頂。我清楚地知道，牙醫就在這個人面前。我沒有任何時刻比這一刻更期待看到牙醫。

斧子聲響戛然而止，我下意識地扯了扯眼前人的褲腳，繼而我看到了一張長得像廿七月亮的美麗臉龐在我眼中放大，我用目光貼住她，她向我微笑，好像很多五顏六色的糖果向我砸了下來。她肯定知道，我只是想要拔一顆牙齒，向這裡全部的人說聲：

「你好，小傻瓜。」

我能想像到，我已經準確無誤地想像到，她接下來一定會抱起我，讓我看到白色實心桌子的牙醫先生。

「小鬼，牙齒長齊了嗎？」

她居高臨下地對我溫柔揶揄，我還沒聽完整句話，她忽然猛一跺腳，就將我提起徑直走向門口，重重地把我摔飛了出去。我看到她廿七月亮的臉變成了黑狗食月，她似乎還想說些什麼，可

## 假牙不說話

是街上的廣播仍在循環播放，聲音漸漸鏗鏘。眼看口腔醫院的大門就要吐出長長的排隊隊伍了，她只好憤然轉身，嘴角抽搐，留給我一個黑狗還沒吃完的後腦勺。我感動地流下了眼淚，她用一顆牙齒驚醒了我，如果我根本沒長齊牙齒，那我是不是要等長齊牙齒之後才需要找牙醫，然後再向世界問好呢？此刻，我迫切地要去問問我的小馬駒，我的牙齒張齊了嗎？

我費力地站了起來，發現原來我早就把小馬駒弄丟了。也許先前那個中年男人的熱情一吻帶走了我的小馬駒。但是我現在迫切地想要得到小馬關於我牙齒是否長齊的答案，所以一定是剛剛那個惡心男人拐跑了我心愛的小馬駒。我氣憤地向前走著，我沒有任何時刻比這一刻更期待找到牙醫，因為我要向人詢問，是否看到那個只有右門牙的醜惡男人身旁的小馬駒。

我步履匆匆，連長街都開始匆匆地起伏不平。我好像把長街吃進了嘴裡，越往前走，嘴裡的起伏就越大，以至於我一路歪斜，忽上忽下。沒人告訴我牙齒生長的道理，但當我步履不停，嘴裡咀嚼吞嚥著長街，我就即刻明白，我沒有任何時刻比這一刻更期待找到牙醫，因為我篤定我一定在剛剛長齊了所有牙齒。

天色慘白，前前後後的人面獸心洋洋自得，隨著廣播播放的節奏，調控著對我抿嘴微笑的幅度。我沒有哪一刻會比此刻窘迫。我的嘴唇使勁咬住牙齒，我知道，整齊無法讓笑容可控，我羞愧無比。我竟然擁有整齊的牙齒卻甘於沉默。我低著頭用腳看路，逃竄進離我最近的口腔醫院裡。誠惶誠恐

我四處環顧，八處走走，咚…咚……咚咚……，整間醫院充溢著我的腳步聲響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在這樣一個只有自己的地方，鬥牛、快步、狐步、華爾茲都是自己與自己的狂歡。我瘋狂地在原地打轉，雙腳越甩越長，不必停下、不必停下，即使我趕著拔牙說話，即使好像踩到了粘稠的血液。目光向腳下一瞥，好像自己剛剛已經用舞步畫完了血海。就是那個方向，血還在一直一直朝我緩慢地流過來。

「你如何在這種時候，還能自己起舞，難道沒有一點對生命的敬重嗎？」

我此生最好的朋友沿著血流的方向，忽然走到了我的面前。我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，他的樣子跟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樣，就是我自己的模樣呢。我疑惑地看著他，還在反應為什麼他要對我說這樣滑稽的話。我用不協調的表情看著他，他用不協調的動作重重地朝我打了一拳，我終於協調地笑了，那顆嘴裡最大的牙齒就這樣從我嘴裡飛了出去。

我說出了我這輩子說的第一句話：「我要找牙醫，你知道他在哪裡嗎？」

「牙醫不就在你腳下嗎，你腳下全是牙醫。」我嘴裡充滿血腥味，我不知道牙齒掉落後，該不該用舌頭去舔傷口。我呆呆地看著他。

「牙醫一次只願意為我拔一顆牙齒，但我一共有四顆牙齒呀，所以剛剛我懇求他幫我都拔掉，我用他的性命報答他。」我嘴裡充滿血腥味，我不知道牙齒掉落後，該不該用舌頭去舔傷口，我呆呆地看著他。

「你走吧，這裡已經沒有牙醫了，出門直走，第二間，聽說那裡整個醫院，只剩牙醫。」我嘴裡充滿血腥味，我不知道牙齒掉落後，該不該用舌頭去舔傷口，我呆呆地走了出去。

我沒有任何時刻比這一刻更期待找到牙醫。我很快走進了我最好的朋友所說的這家口腔醫院。

## 假牙不說話

我將自己整個身子置身於這裡，幾乎完全聽到外面循環播放的廣播聲音，即使聲音不向這裡逼近。我的半邊臉因為剛剛的一拳，腫成了豬的膚色，我擦身走過六邊形麻管，走過六邊形長針，走過六邊形拔牙鉗，走過六邊形骨膜剝離器，當擦身走過六邊形的這個人，我擦身自己，忽然站定。那半邊臉的膚色已經染遍所有六邊形的東西，眼前這個人已經是粉紅色，這裡盡是粉紅色。看著眼裡的這個人，我剛剛的傷口完全癒合了，但所有的牙齒卻都開始隱隱作痛，我想要低頭掩飾自己腫起的醜惡嘴臉，我不想讓這個人看到我除最好的一面外的一面，但我的眼睛離不開這個人，我的眼睛長在了這個人的身上，我醜惡的腫臉長在了這個人的身上，我全身上下、裡裡外外，沒有一處不長在這個人的身上。我從未拔過牙，我從未學習說話，我從未真正找到過牙醫，但我隱隱作痛的牙齒群魔亂舞，上面布著晨曦，星星點點。在嘴唇這張嚴實的遮羞布後面，花前月下。

我沒有一刻比這一刻更期待走近這個人，我知道我只是缺了一顆牙齒，我還有很多很多的牙齒，我可以拔很多很多的牙齒，我可以用很多很多的牙齒換對這個人說很多很多的話。我想著我很多很多的牙齒，與粉色格格不入的白色一次又一次從我身旁擦身而過，一次又一次想著我該說些什麼很多很多的話。初次見面，心裡就已經有了離別時的隱痛，這個人的屁股高高不向我翹起，我看到我們之間朦朧的別離，我無比悲痛。悲痛到漠視身邊又擦身而過的格格不入，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向我詢問些什麼，我好像瞥到冰冷刀鉗擦出的火花，但我的眼神根本離不開眼前這個人高高翹起的屁股。我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一點，再往前走一點點，再往前走一點點點，眼前這個人忽然對我張開了嘴巴，張的比我的臉還大。這個人竟然沒有一顆牙齒，我帶著僅僅只缺一顆牙的全副牙齒面對這個人，這個人竟然連半顆牙齒都沒有。我吐了，吐得撕心裂肺，吐得死去活來。我的牙齒為這個人隱隱作痛這麼久，這個人原來根本沒有牙齒，這個人只有高高翹起的屁股。我決絕地摔門而出，我沒有任何一刻比這一刻更渴望找到牙醫，我要拔掉兩顆牙齒，一顆用來罵這個人與豬一樣的膚色，一顆用來罵這個人不明方向翹起的高高屁股。

長街上仍然回響著廣播的聲音，無聲的人們各自仰望，各自沉淪，各自窺視，各自致意。各自擁有牙齒或者沉默，各自擁有風帶著孤獨。我很高興逃到他們之間，不然怎麼會感受到長街的有趣可愛，不然怎麼會如此雀躍欣喜，我不再氣憤著急，我牽起前一個人的手，挽著後一個人的腳，我們一起步履不停，帶著總是來不及的遺憾，共同向前移動。前面那家口腔醫院看起來熱鬧非凡，所有人一個接一個地朝那裡湧去，我跟著前一個人和後一個人，跟著所有人一起湧去那裡。想必我的小馬駒也會在那裡呢。是的，正好我也要找牙醫。

「禁止喧嘩的時候，我所有牙齒的靜穆都像一個夢，唯有吵鬧是真實的，我引以為榮，禁止靜穆之後，我所有牙齒都真實了，唯有沉寂是一個夢，我至死方休，我要向你們這些欲言又止的禽獸宣告，我無時無刻不在為所有還未張齊牙齒的人祈求，我無時無刻不在翹首企盼為人拔牙，我無時無刻不在回憶，我當初如何因為少年輕狂而拔光所有牙齒，我無時無刻不在恨當年那個嘴裡長滿我牙齒的牙醫，一顆牙齒換一句話，去拔牙吧，勇敢地去拔牙吧，不顧一切地去拔牙吧，當拔光所有的牙齒，讓大笑無所依附，讓我嘴裡也長滿每一個找我拔牙的人的牙齒，就像如今這樣，當我全身上下無法再多長下一顆牙，我就用我全部的牙齒，只對你們這些短命鬼，說這一句話，請你們聽著，請你們在我這句話還未說完前，繼續聽著，直到，直要沒，直，我還，

## 假牙不說話

還……………」

撲通一聲，我終於第一次離一個牙醫這麼近，只是他倒在了我的腳下，好像一副永遠都不可能被打醒的樣子。很多人甚至都不再往這間口腔醫院裡面看一眼，只是各自意猶未盡地踩踏著倒在地上的赤裸屍體，也許沒人知道他是個牙醫吧，畢竟他就這樣赤裸地躺著，似乎剛剛只說了一句很長很長絲毫不停頓的話，這樣貪心的人，吝嗇地用一顆牙說了不該擁有這麼長長度的話，他活該倒下，我激動地也在他身上踩來踩去。

可能貪心之人得到了應有的報應，這條長街裡所有的圍觀者，一起見證了「伸張正義」，這時的廣播竟然播放起了生日快樂歌。

我一個丟失了小馬駒的無心小孩，我一個亦步亦趨在單行長街獨行的無知小孩，我一個找不到牙醫拔牙而無法說話的無能小孩，我一個渴望表達卻不會微笑的無力小孩，聽著這悲歡不盡與我相通的生日快樂歌，看著這有界世界在塵土輾轉中起承轉合。我感受到從所未有的幸福與希望，我忽然就知道長街的盡頭我的祖母在等我，我忽然不再想走進任何一間口腔醫院，因為我聽到了生日快樂歌，每當我聽到生日快樂歌，我就好像聽到了來自祖母的遙遠哼唱……我的祖母正是一個自學成才的牙醫，我沒有任何時刻比這一刻更期待找到我的祖母。

我興奮地在街上朝上跳著，一次跳的比一次高，人們不停息地朝前走著，而我沉浸在自己的極樂世界裡瘋狂朝上跳著。我跳到高空中，點數著長街上的口腔醫院，我無比雀躍，越跳越高，清楚地看清，兩側的口腔醫院，鋪出這條寂靜無聲的長街，這不就是我的馬鞍嗎？原來我的小馬駒一直沒有走失，我一直騎在它的身上，一直朝前走，一直尋尋覓覓。

廣播又開始循環播放：「在這裡，香火將一直延續，口腔醫院 24 小時營業。禁止喧嘩，一顆牙齒換一句話。禁止緘默，科學拔牙，適度表達。注意注意，保持秩序，無牙不說話。」

我騎著小馬駒，它帶著我堅定地朝長街的盡頭走著。

我看到祖母了，祖母就站在那裡，就像我看著她一樣，她也看著我。我離她越來越近，身體不受控制地手舞足蹈。我長大嘴巴想要呼喚她。

「這個人嘴裡全是牙齒！」一個人忽然大叫。

彭的一聲，一個人的拳頭忽然揮在我的臉上，我應聲倒地。我被打掉了一顆上牙。

「為什麼打我？」

我話還沒說完，啞的一聲，又有一個人的拳頭揮在我的臉上，我應聲翻起。又一顆上牙被打掉。

「你們是不是有病？」

我全身顫抖，脖子上的青筋都已經握好雙拳。當我用目光尋找那兩個打人者時，突然一大波人朝我湧過來。一拳一腳，兩拳兩腳，無數拳無數腳，只半眨眼的工夫，地上已經躺滿了我大小形狀不一的上牙。

「為什麼不把下牙打掉？上牙全部都沒有，會很醜欸。」

我雙手枕著頭，舌頭舔舐著上排牙齦，躺在地上無神地看著天空，如是說到。我好像忽然可以說好多好多的話了，可是此時卻好像並不想說話，只是就想這麼躺著，等著祖母向我走過來。

「祖母，我被打了，你再不來，我要開始鬧嘍。」

## 假牙不說話

「我可不是讓你幫我拔牙哦，我只是想念你了。」

「那群懷小孩為什麼要打我？現在我一顆上牙都沒了？」

「咦，怎麼我的傷口這麼癢？」

我實在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，我睏了。我感覺我的上牙竟然在慢慢地生長，但是我沒有閉上眼睛，我也不想去關注我的牙齒，我在等著祖母過來，我一個被打倒在地上，沒了全部上牙的小孩，沒有一刻會比這一刻更渴望見到祖母。

我自顧自地躺著，廣播自顧自的循環播放著，身旁的人自顧自地從我旁邊走過，牙齒自顧自地生長著，我不確定我現在是否睡著了，因為我終於見到了祖母，這麼近，這麼清晰地見到了祖母。祖母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她只是對著我微笑，露出了七顆牙齒，我拔下自己剛剛長出的一顆上牙，遞給她，她熟練地放在了有空位置的地方，這麼美麗，這麼和諧。似乎沒有一顆牙齒是她自己的，因為每一顆都這麼的完全不一樣，但是祖母笑的好美，標準的露八顆牙齒笑。我被她的笑打動了，甚至忘記了要去找牙醫拔牙，甚至忘記了自己想說的話，甚至忘記了探究為什麼自己會拔牙。

我獨自走過了一整條長街，找到了我從未丟失的小馬。我總是錯過牙醫，但原來自己會拔牙。我渴望說話，但其實缺乏情致表達。祖母目睹我被很多人打光上牙，但是我還是願意用自己的牙補全祖母的笑容。對了，我還記住了廣播的最後一句話，並以此為祖母的笑容取了一個極其詩意的名字：

假牙不說話。